

新民晚报 | 星期天夜光杯 / 夜光杯

暮年的柔软

郭峭峰

年岁上去了，触碰世事，内心极易柔动。夏夜赴宴，新派的本帮菜馆，设在商用建筑群中；去洗手间要出门，曲折经过户外多块大型花坛。返回途中，陡见一只黑白相间的小猫，四五个月大，在半米高的水泥护围上慢行，气质上不见流浪物种的一惊一乍。它如此温文，竟无人豢养，真是一命一世界。我鬼使神差地发出咪咪两声，灯光下，它半透明的耳朵立了立，继续走它的路。我再次发声，它顿了一秒后，转身名模般优雅而来，几米的路程走得非常隆重。它在我的手无法够着处停下，不完全正面地朝着我。它似已察觉我无意久留，双眸里倒没有明显的失落。它用嫩红小嘴，打了个没心没肺的哈欠，借此传达它的满不在乎。

把人家唤来，却空无下文，我有点歉意，本想蹲下，见它仍不愿对望，我就走向了餐馆。

二十分钟后，年轻女侍说，有只黑白混色的小猫行色果决，第一次走进他们餐馆，并执意要走进本人所在的包间，她把它劝走了。

那只小猫，兀然放下矜持，低头嗅着我的气息，绕行好几十米，应是毅然决然来找我的。无法猜透猫的行动计划，若找着我，它意欲何为？我从未有过这样的经历，恍惚中意识到和这位小朋友有缘，甚至还是很珍贵的缘分。刚才分别时，它尊容冷然，至多流露了一点点对我的揣摩。它华丽的眼眸里，本该有些内容的，但它掩饰了，传达出的不是本心。它不会知道，我也是有可能在即兴中下决心的。可惜，它看似懒得对话，便把我带进了常规，我虽有热情，但通常也主动不够。估计，它要找到我的决心，是在我消失后才下定了的。或许它意识到了什么，立即脱掉了施施然的外衣，变得执着而急切。

梳理，总是滞后的。我和这只小猫，作为生物的交集，或许早就孕育于天荒地老的冥冥之中，而终结却如丝缕间的裂隙，非我能掌控。我俩的互动，情节简白，但背后的玄妙还是有些深邃的。

我把这件事，告诉席间坐我边上的一位年轻女性。她说：“假如它来包间，径直表露想随你而去，你又会怎么做？”她虽是很讲礼数的探问，但对我的一举窥破，是明摆着的。我说，“我会向店家要个纸袋，拎着它回家。”

这么应对，只是不让她对我的揭穿得逞得太过容易。我和那只猫一样，也做了乔装，以守住自以为要紧的那点体面。作为同款性格，我和那只美短起司小猫脾性暗合。

确实，无论内心生出怎样的蜜意，真做决断前，我还是会先纠结一下错对的。就易逝的寿数而言，错对边上，应还有不少同样值得看重的选项。我们这代人的谋事套路，很轻易就践踏了某种不可多得的瞬间感觉，错失品尝生活原味的机缘。一生一世不是一只布袋，我等居然习惯性地总觉得：首要的，是往里面装进些什么。

并非任何陌生小猫，都能这样跑来找我的。此刻，它会在哪里呢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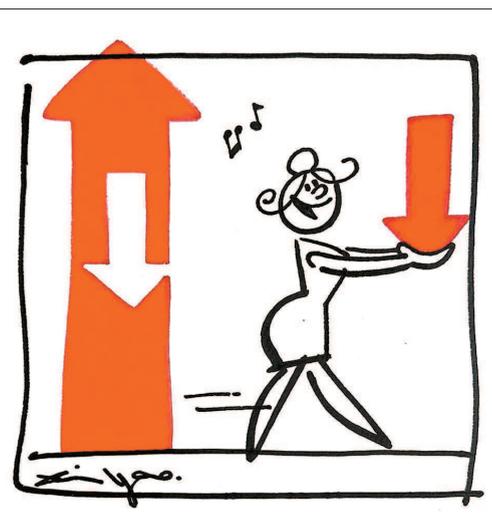
上周，孤独星球 Lonely Planet 公众号上发表了题为《祝你旅途愉快！》的文章，宣布关闭中国办公室，停止在中国的出版业务。虽然对这一天的到来有所准备，但身为孤独星球旅行指南作者，怎么可能不动容？

一时间，从新闻媒体到旅行者都纷纷热议，作者群中更是引发一波又一波的回忆录。有位朋友问，告别文章图片里那个提着皮影的人是你吗？是我，15年前的我。

2009年春天，第一批孤独星球中文指南作者在北京相聚。有新浪驴坛的骨灰级人物，有磨房拿过Gore赞助走完海疆的大侠，有文采和嗓音都很赞的男神，有翻译了好几本书的美女……每一个都比我们厉害。我们住在四合院里，一起培训，一起撸串，一起搜着歌词在餐厅里唱歌，一起奔跑在皇城根下为早点写完作业而焦头烂额。

那年5月下旬，我从上海出发，为人生中第一本旅行指南《陕西》调研。当时虽然已经在上海图书馆把所有相关的地方县志都浏览了一遍，之前培训时也早已对格式、体例、调研方式了如指掌，但第一次出发依然忐忑不安。

在青旅碰到小余同学的时候，来自武汉大学的他正要跟同学们前往华县调研皮影现状，我便一同前去，采访了不少做皮影的艺人和唱皮影戏的老前辈。里头不乏悲情故事，但看他们表演实在太过瘾了，很多道具匪夷所思，比如戏中人物的吞云吐雾就是



智慧餐 郑辛遥 砍价的乐趣：不但赢钱，更赢心情。

一杯抹茶

姚中华

诱惑有时会成为一种执念，让人难以抵挡。

为了品尝一杯正宗的抹茶，我放弃了原本从京都直接前往大阪的计划，改道宇治。宇治位于日本本州岛，是一个人口不到二十万的城镇。来到市区，一条宽阔的河流从眼前流过，这就是与城市同名的河流宇治川。

宇治市内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抹茶店，许多店打出“正宗抹茶”的招牌。最集中、最热闹的是紧挨宇治川边的平等院茶寮。我选择了一家邻近宇治川的抹茶店。进到店里，才发现店内别有洞天，上下两层茶座装潢考究，墙壁上悬挂字画，每一个茶桌都摆放着一个册子，介绍宇治抹茶和百年茶店的历史。茶还没上，已经有一盘特色的日本甜点供茶客品尝。这里位置优越，

临窗而坐，可以一览宇治川两岸秀丽的景色。宇治川川流不息，墨绿色的河水像一块抖动的绸缎，遇到风起，水面上泛起一朵朵白色的浪花。几只白色的水鸟在河面上逐浪嬉戏。此时，静坐于茶舍，吹一江清风，品一杯抹茶，什么样的心境都会被抚平。

茶座早已坐满了茶客，等了十几分钟后，服务员终于送来了我所点的茶品，一杯液态抹茶，两块固态抹茶冰激凌。我端起抹茶细细端详，只见泡沫状的茶液像碧绿的翡翠，覆盖在杯口。茶体从上至下，颜色由深到浅，色泽柔和，给人以清爽的感觉。待我迫不及待喝上一口，一股带着苦涩涩的味道直冲脑门，习惯接受香甜的味蕾，好像接受了莫大的委屈，苦味经久不散。好在苦味之后，唇齿间又回味一些甘甜。据说，抹茶传到日本，最初是寺庙僧人用来冥想提神防困。

七夕会

见不少书法爱好者与某书家的字形成审美共振，于是奉若神明，读之、摹之、临之、仿之，企望尽快把这个书家的个性风格学到手。虽然精神可嘉，但这种艺术认知有些不符合学书规律——书法艺术的个性风格是自私的、孤傲的、独特的、排他的，是学不到的，因为它只属于作者本人。

虽然风格有个性、地域、时代之分，但并不是说一个地域、一个时代的个性都是一样的，只是具有相似的范式特点和相仿的艺术气息。譬如我国南方的书法一般比较清雅飘逸，而北方的书法则显得雄强狂放。譬如晋代，不以书法取仕途功利，而是陶冶情操，故书写自然，妙合天成，萧散简逸。而唐代以书法取仕途功利，故用笔矜持，法度森严，精确端美。宋代书法则不承晋韵，不逮唐法，不拘于笔墨形迹，倡导抽象、宽泛、朦胧的审美意趣。苏轼就是尚意的代表人物。他说：“我书意造本无法，点画信手烦推求。”“吾书虽不甚佳，然自出新意，不践古人。”所以他的字真率、沉酣、豪健，跳过了晋唐书法，创造了另一片天地。古代书法

母亲躺在炕上，布袋挂在墙上。东墙上，西墙上，北墙上，都是。我数了数，23个。有大有小，有红有绿，五颜六色。并不全是布的，也有塑料的。我问小妹，布袋里装的什么？小妹摇摇头说，俺不知道。

母亲清醒的时候，我问过母亲。母亲说，那个白布袋里装的是她的棉袄，我妻子给她买的，只穿了一次，挂在那里已经很多年了。那个黑布袋里是一件棉坎，是妹妹买的，也多年不穿了。还有那些红布袋、绿布袋、黄布袋，等等，里面装的什么，谁给买的，啥时候买的，她如数家珍。一布袋口罩、几塑料袋降压药，还有一些丝瓜种、南瓜种、扁豆种，挂在最显眼的位置，一伸手就能摸到。

一个个布袋挂在墙上，直勾勾地望着母亲。母亲躺在炕上，却不看它们一眼。一个个被母亲抚摸过的布袋，母亲似乎把它们都忘了。

那些质地尚好的衣服，母亲平日舍不得穿，她是留着孙女出嫁、外孙结婚的时候才穿的。

那些丝瓜种、南瓜种、扁豆种，谷雨前后的那几天，我和父亲一起，一窝窝地埋进房前屋后的土里了。如今发了芽，长出了嫩绿的叶子，被阳光照着，被微风吹着。

母亲躺在炕上，穿着半截袖汗衫和尿不湿裤，何时能穿那些衣服，能否穿那些衣服，都是一个未知数。那些扁豆花、南瓜秧、丝瓜藤，是为母亲活着的，母亲呢？

母亲躺在炕上40多天了，病情一天比一天加重。由起先的自己翻身，到我们帮着翻身。由说话声音清晰，到模糊，再到送不出喉咙，慢慢变成了手语。

最近读诗人洪烛写的《母亲》和演员、导演陈冲写的《我们将死于梦醒》，读一遍流一次泪，那里面有着千千万万母

亲的影子。普天下的母亲都是一样的，朴实、勤劳、善良。就是这样一位位伟大的女性，病魔也不放过她们，一点点吞噬，直到生命结束。多么可恶的病魔，我恨之入骨。

坐在炕边，看着母亲被病魔折磨得死去活来，看着母亲一遍遍呻吟，一遍遍有气无力地说，快叫我走，快叫我走吧，我们却束手无策。母亲是一个有忍耐精神的人，现在的病痛一定是超过了她的极限。

夜里躺在母亲身边，半夜醒来的时候，问母亲，疼吗？她摇摇头。过不了多久，她用微弱的声音说，给我吃安眠药啊，给我吃安眠药啊。我起来，拿一片止疼药和两片安眠药放进母亲嘴里。母亲咽不下食物很久了，咽一滴水都困难。每次给她喂水，她吞咽的时候，都龇牙咧嘴的，很吃力，似乎她的食道，已经被何物占据了，连一丝风都不能穿过。但我把安眠药放进她嘴里，她一口水就能把药喝下去。我心里明白，她把安眠药喝下去，就能安详一会儿，免得我们看到她痛苦不堪的样子。其实我们每次给她喝的不仅仅是安眠药，还有止疼药。

母亲的病痛谁也代替不了，她把生的希望寄托在打吊瓶上。小医生来给母亲打针，她对小医生说，打上针就舒服，你还得给我治啊！小医生点点头。打了三天吊瓶，停了。过了一天，母亲问，小医生咋不给我打针了？我们对母亲说，歇几天再打，连续打，你的血管受不了。小医生告诉我们，打一天针，受一天罪。小医生的话，我们明白。

我坐在母亲身边，抬头就看到墙上挂着的那些大小不一、形状各异、颜色不同的布袋。那些布袋里，装满了母亲对未来的期待。那些期待，是我无法按住的心酸。

母亲的布袋

鲁北



抹茶是宇治的金字招牌，也是日本茶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。然而，对日本人而言，它确是“舶来品”，它的祖先在古老的中国的。回溯中国茶文化的足迹，抹茶在隋朝就已经出现，唐宋朝达到鼎盛期。唐朝诗人笔下就有“碧云引风吹不断，白花浮光凝碗面”等赞美抹茶的诗句。南宋时期，日本僧人将喝抹茶的方法带到日本，抹茶便在异国茶桌上独自进化。而在中国，自明代以后，人们开始流行用茶叶冲泡弃渣的喝法，抹茶也随之

宇治是最早从中国引进种植茶树的地区之一。这里有适宜的气候和肥沃的土壤，是抹茶原



料绿茶最为理想的栖息地，抹茶技艺得到迅速发展。如今，宇治每年十月第一周都要举办与抹茶有关的祭祀活动，在深秋还要举办“观月茶会”“茶节”等。静坐百年茶舍，放眼远眺，因为根系在华夏大地，所以自带亲切；因为熟悉而又陌生，所以充满诱惑。短暂的茶乡之旅，我看到了抹茶的前世今生。

的这三座高峰，先贤周星莲曾作过精辟绝妙的比喻：“晋如仙，唐如圣，宋如豪杰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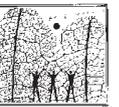
个性风格的形成有很多复杂因素，与艺术素养、文化底蕴、个人喜好、成长阅历、生活背景、天赋遗传等都有一定的关系，不是说学就能学的。王羲之之后的书家，可以说没有一个没学过王字的，没有一个没临过《兰亭序》的，但学的结果却卓尔不群，各具风味，就连他的

孤傲的个性

王恩科 儿子王献之的字也不像老子的字。这就是个性的玄奥和魔力。前不久，林风眠吴冠中的现代中国风景画展，个性风格就有所不同，林风眠侧重于色彩的创变，作为林风眠学生的吴冠中则倾向于形式的重构。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依凭——万物之意象。我一直在想：绘画可以走出现代中国形式风格，书法现代中国风景能不能走出来？有观点说，不断创新就是中国书法的传统，是艺术发展的规律，所以这条路必须走。也有观点说，对传统要有敬畏

再见，孤独星球！

钱晓艳



表演者抽了一口烟，从细细的管中吹出。当时，我问老爷爷能不能让我试试，他很高兴地教了我如何控制皮影的关节，而小余同学拍下了这张珍贵的合影。调研途中，正是许多个这样的偶然，才成就了必然丰富的旅行指南。在之后的15年里，我为孤独星球撰写了更多旅行指南和读物，超过了100万字。

如今的人们可能无法想象，在只有BBS和聊天室的时代，由作者实地调研而写就的孤独星球旅行指南曾是多少人出行的明灯，也因此被奉为“旅行圣经”。而如今，旅行的内核与从前大相径庭，貌似自我的表达也渐渐散落在从众的碎片里。

旅行指南仿佛故纸堆里的老古董，渐渐被电子时代遗忘，但孤独星球绝不仅仅是攻略书而已。她鼓励着无数人独立前行，探索世界，并且像朋友一样陪伴在旅途当中，让人安心——我们的写作也始终秉承着这样的态度。

回想那一年，孤独星球的创始人托尼·惠勒来到上海，年过七旬的他居然还开着老爷车和伙伴们周游世界，并且兴致勃勃地尝试了刚刚流行起来的共享单车。这让我们不禁感叹且羡慕不已，也感受到孤独星球已然成为一种精神。

所以今天，虽然要跟旅行指南告别，但孤独星球早已刻入我的旅行基因，又何必伤感。只需对世界抱有好奇心，继续前行，就是最好的告别。